

司法精神病学专家

克莱尔  
系列

KILL AGAIN

infections poacher, octopi enfranc  
pinocchio fastener

Robert  
onah

· 贝尔 (Neal Baer)  
· 森· 格雷 (Jonathan Greene) 著  
译

# 字谜 犯

# 字谜犯

[美]尼尔·贝尔 乔纳森·格雷 著

徐宁 译



1

/

C

IAN GREENE

JD JONATHAN GREEN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KENSINGTON PUBLISHING CORP.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BEIJING ALPHA BOOKS. CO.,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版贸核渝字（2012）第040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字谜犯 / (美) 贝尔, (美) 格雷著; 徐宁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6.1

书名原文: Kill Again

ISBN 978-7-229-10510-5

I. ①字… II. ①贝… ②格… ③徐… III. ①侦探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7191号

## 字谜犯

ZIMIFAN

[美] 尼尔·贝尔 乔纳森·格雷 著

徐宁 译

---

出版人: 罗小卫

出版监制: 王舜平

策划编辑: 张慧哲


责任编辑: 王春霞

责任印制: 杨宁

营销编辑: 刘菲

装帧设计: 荆棘设计

---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投稿邮箱: [bjhztr@vip.163.com](mailto:bjhztr@vip.163.com)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hs.tmall.com](http://cqch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62千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8.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1520678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曲

在一幢褐石建筑的地下室里，有个单间公寓设计得像个标准的正方形，里面稀稀落落地摆着些家具，却没有镜子。这间公寓的门外就是人行道。如果你碰巧要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张白色宜家床的踏足板，床被精心安置在公寓的左边墙角，好似嵌在公寓里，如此布置是为了让床上的人只抬抬头就能看见房间的门。紧邻着床的另一边是张原色松木梳妆台，抽屉朝前，和床头板形成精准的直角。乍看之下，这个布局似乎看起来有违风水，但住在这里的那位对这种愚蠢的想法毫不关心。

稍往里走走，屋里床帮对着的一边，也就是你的右手边，有一个不大的瓷制水槽和一个双灶燃气炉，这都是为所谓的厨房准备的。可能你还会注意到，这个房间非常干净，好像墙上每天都喷洗涤剂，每一寸都被擦洗得干干净净的。浴室也是锃亮，好像每次洗完澡都彻底刷洗了一遍。浴室里只有一个厕所，玻璃钢浴缸和淋浴设备也只剩一套。这都是原来那个古旧的贵妃浴盆的替代品。这座上流社会建筑的设计者本想把那个贵妃浴盆安在这里。对于房客来说，那个玩意儿出现在这样一个地方，只能让那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抠门儿的冒牌设计师的匆忙之作。从房客的需求来看，这个设计的这个缺陷显而易见，但

除此之外，一切还是很完美的。那只是一个失职的设计师的败笔，世界上有太多类似这样的失败的人和失败的作品。可能这名设计师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赶着处理吧。

浴室旁边单独摆放着一个壁橱。打开橱门，呈现在眼前的设计和大多数战前建筑里的一样，很质朴。每件衣物都挂在相同款式的轻质木衣架上，衣架之间间隔匀称。房客的衣柜里整齐地放着些白色的牛津纺衬衫、卡其裤和一套黑色西装。结合简单的室内家居风格，你可能也推测到了，这位房客有“简洁癖”，他把一切简单化，减少衣柜里的衣物，以免为每天穿什么衣服徒增烦恼，也不会在乎尘世间的财富和物质享受。如果是这样，那你就猜对了。因为他只对他脑子里冒出的一个个想法感兴趣，有时也会为之疯狂。

他租这间公寓时，向房东提了个条件：至少提前一天通知一下才能过来。他居然还坚决要求将这条写进租约里。这下当然立刻就招致房东的怀疑。等到这位未来的房客眼都不带眨一下，把三个月租金和两个月的保证金交给他，房东这才放下心，立刻在租约上签了字。租约的条款里规定，要保证房客的隐私免遭别人的窥探，对于厌弃的眼神，应当给予尊重，除非房客有要求无须如此（但他绝对不会的）。

他就全靠这份租约了，事实上他也很无奈。毕竟，有哪个房东能理解一个成年人在自己房子的墙上写字呢？警察发现了大卫·伯科维茨，臭名昭著的“山姆之子”连环杀手，在公寓墙上写的字时，也不能理解。

不会有警察见到他在墙上写的这些东西，起码在他活着的时候不会。关于这点，他很确定。他对自己发誓，要不惜一切保护好这些，这是他的作品。即使用涂料遮盖住，也在所不惜。

现在，他一个人在这个藏身之处，又往墙上写了些字。事毕，他用鼻子嗅了嗅那支黑色马克笔才盖上，他喜欢那种酒精味。他打小就收集马克笔，每个颜色各一支：棕、蓝、红、橘、紫、绿，当然还有黄色。那支黄色的是他的奖品。他从来没见过有人用黄色的马克笔。后来有一天，他妈妈把这些笔都扔了，因为他在自己卧室的墙上画了一些“下流、恶心、变态”的画。他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脸上还露出了笑容。他就是用黄色的马克笔画出她们隐私部位的。十二岁时，他妈妈粉刷了他卧室的墙，以掩盖墙上画的女人，因为马克笔的痕迹是去不掉的。

“这是永恒的，”他心里想着，向后撤几步，欣赏着自己的“作品”，又工整地在墙上的几十对词后面添了两个词——“幻想女伴 (fictions chaperone)”。墙上的词是一列一列的。他笑着看向上面列出的前几对词：“感染偷猎者 (infections poacher)”、“章鱼授权 (octopi enfranchise)”、“匹诺曹紧固件 (Pinocchio fastener)”。这些词的组合可能对别人来说根本就不着边际，但却可以使他冷静下来，因为只有他知道这些词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些词确实有其含义，难道不是吗？毕竟，二十六个字母本身就没什么意思，只是一长串字母。它们可以组成词，造成句子，形成思想。单个字母可以连缀在一起，再加上更多的字母，像按照配方烹饪一道美味的菜肴一样，构成单词。他也喜欢烹饪，把各种食材放在一起，就做成了一道可口的炖菜或者精致的脆皮馅饼。单单食材的味道并不好，同样，字母表里的字母也一样，但是，正确的字母组合和恰当搭配的食材，使他杂乱无章的生活变得有序起来。墙上的单词和他之前烤出来的苹果馅饼上的肉桂香味，消除了他内心的躁动。他

自己正在创造的小天地原本就完美无瑕，这下立刻变得更加完美了。

有序、完美、无瑕。

他像往常一样凝望着这些单词沉思。因为这些正是他努力从杂乱无章的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而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它们总是不太容易总结。

直至现在。

他抓起他最爱的黄色马克笔，又在另一个词组上方写了两个词：聚精(GATHER STAMINA)，再用棕色笔描出轮廓，这样一来，那个光秃秃的灯泡照亮屋子的时候，这些字母就会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这些词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条条隽语，更是赖以生东的东西。它们暗示了他是谁，他想变成谁以及他真正的本性。而且，只有他知道为什么。

他转向右边的墙，知道总有一天，人们会对这面墙议论纷纷。他又欣赏了一遍自己的作品：十五个工整的格子，横竖交错。在别人看来，这就像一个空的填字谜。他用黑色马克笔比着尺子整齐地把最后一个格子画在右下方的墙角。他等着这一天的到来，不过，应该比预计的要晚。这些格子随机地填满字母，组成了词，将成为他的杰作。他的毕生作品，只完成了框架。他心里明白，用马克笔完成最后几画，就要行动了。

他走到屋子的另一头，进了厨房，拿起之前丢在炉子上的马尼拉纸信封，打开燃气灶。看着眼前舞动的蓝黄相间的火焰，他被吸引住了。信封里是从照片上剪下的相纸，精确地裁成半英寸见方，他打开倒在手上，扔进了火里。火苗吞噬了照片碎片，其中有一片是一只眼睛，一片是上嘴唇，还有一片是鼻子。这些纸片烧成一小堆灰烬后，

纸片上的火苗才熄灭。

他心满意足地关掉了燃气灶，从一个低处的橱柜里拿出两个大罐子，又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卷布、几把小刀、一把切肉大刀、一把大剪刀，剪刀的长刃突出，活像塔尖一样。他从壁橱最上层取下睡袋、帆布帐篷和一个没充气的橡胶床垫，每一件都整整齐齐地叠着。他一直喜欢户外，今晚，他要睡在星空下。

他知道，只要把这些强加给自己的事情做完，就能缓解生活中令人难以承受的不安，这种感觉他一直都能感受到。

永远解脱吧！



## 第一章

克莱尔·沃特斯笔挺地坐在床上，一只手捂住嘴，以防叫出声，同时，另一只手拽着蓝色的被子，盖住自己。

她曾经喜爱过纽约市一年之中的这段时光：五月初的黎明时分，有些微凉。喧嚣声从楼下“不夜城”的街道传来，不绝于耳。如果你能不理睬这喧嚣，那么在这个季节，开着窗睡觉真是棒极了，至少对她来说是这样的。她小时候住在罗切斯特北部的偏远地区，从记事起，即便是在凛冽的冬天，她总是喜欢在夜里开窗睡觉，在暖烘烘的房间里她从来都难以入眠，因为暖和的房间对她来说就像六十五度以上的高温一样，酷热难耐。她觉得，毕竟冷的时候，你总能多盖几条毯子（反正这样她很是享受）；而热的时候，你总不能扒层皮吧。

然而此时，克莱尔却想撕破自己的皮肤。她正大汗淋漓，不是因为高温，而是因为她愈加频繁的噩梦。她此刻正梦到一个异常真实的场景：一个男人站在阴影里，手握一把刀，向着刚刚醒来的克莱尔猛冲过来。

她试图摆脱那种恐慌感，但心脏却怦怦直跳，停不下来。她伸手去抓床头柜抽屉里的佳乐定，但转念一想，这种赶走内心恐惧的快捷之法，能否真正使剧烈起伏的胸腔平复下来？况且，明天再做这样的

噩梦怎么办？后天呢？大后天呢？吃佳乐定吃到噩梦消失？苯二氮草类药物是世界上最容易上瘾的药物，她现在最要不得的就是依赖镇静剂。噩梦固然可怕，但毫不夸张地说，停药可能会使她更加痛苦。

噩梦产生的不安迟迟不散，她重新考虑，再考虑。在心中试着去数，这是第多少天连续被噩梦惊醒后，依靠药物镇静下来。数着数着，就数不清了，她这时才意识到，已经吃了很久的药了。若克莱尔建议病人像她一样长时间服用苯二氮草类镇静剂，她不仅可能会丢掉“法医精神病专家”的专科医师认证，而且行医资格证也可能被吊销。

“医者，应自医之为先。”——没错，大概写《圣经》的人从来都没服用过苯二氮草吧。

尽管心里不想承认这句话，但克莱尔明白，她还得像病人一样，按照自己开的医嘱来做。

她得找人讨论一下自己的状况。

她得感受到那份宁静。

但克莱尔能感受到的，除了空虚，就什么都没有了。

她忖道，还是感觉很痛苦。然后，另一种想法总会涌上心头：我经历的情感上的挫折太多了，这些磨难足够让人痛苦好几辈子。

所以她还是像以往一样，当情感冲昏头脑时，干脆就不想，把烦恼抛诸窗外，让它湮没在刺耳的嘈杂声中。

她随手拿过 iPod，塞上耳机，把齐柏林飞艇乐队的《天国的阶梯》音量尽量放到最大，声音非常刺耳。音乐一直是克莱尔的药方，尤其是在最艰难的时候。去年，她经受的苦难比之前多得多。

她感到吉他弹出的柔和旋律像镇静剂一样，让她紧张的情绪放松了下来。克莱尔的内心一直在告诉自己，“这也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但她尽量不去想。作为一名搞研究的科学家，她知道大脑深处的杏仁体中隐藏着最原始的神经结构，那是应对危险的开关。一旦开始陷入深渊，她大脑里的杏仁体就会感知到死亡的威胁。但是那又怎样呢？她小的时候就做噩梦。噩梦和药物的折磨描绘出了她过去的的生活轮廓。去年那个骇人的晚上之后，噩梦没有继续，镇静剂也没有再吃。从那时起，她的病情已经稳定，但是两周前，噩梦突然重袭，不得不靠药物维持。为什么会复发？

克莱尔闭上眼睛，齐柏林飞艇的歌曲节奏越来越快，她希望借此压制思绪，但这音乐甚至盖不过二十八层楼下那隐约的救护车警报器声。救护车鸣着笛顺着第二大街向南驶去。警报器声由远及近，又渐行渐远。分了一下神，她又迷失在歌曲之中。罗伯特·普兰特<sup>1</sup>的清唱终了时，她才从一直打架的眼皮缝中瞥见破晓的第一缕阳光打在了白色的窗帘上，那窗帘轻轻飘舞在春天柔和的微风中。她凝望着窗外宏伟的都市景观，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没有危险也没有坏人，更没有伤害。

克莱尔扭过头看床头柜上的闹钟，恰好是五点二十九分。她每晚都定闹钟，以防万一，但从来都没被它吵醒过，因为她总是在闹钟响铃前几分钟就醒了。做见习生兼住院医师时，值完那好像没完没了的三十个小时轮班后，早晨她一回到家就瘫倒在床上，但总是睡不着。她唯一能感觉到的是饥饿，但它也好像睡着了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会儿，她把双腿放在床边，关掉她的 iPod，摘下耳机，打开灯。那方正的梳妆台、床头柜以及大床的床头板都是米黄色胶合板材质，是从家居商城买的。像所有不忙的日子一样，她环顾四周：拼花地板、

---

1 齐柏林飞艇的主唱。

标准而普通的方方正正的卧室。这座现代化玻璃大厦第二十八层的这个套间，和曼哈顿的其他房间一样，而这种平凡，或许正是克莱尔想要的。

床头柜上的闹钟后面放着克莱尔前未婚夫伊恩的镶框照片，她每天早晨醒来都要看看那张照片。他们同居的公寓里，以前摆着一些古玩和名人纪念品，非常温馨，但现在大多被克莱尔卖了或者送人了。

“你信吗？我就住在这样一个地方。”克莱尔对着照片说道，好像照片里的他能回应一样。

克莱尔冲了澡，因为没时间用吹风机吹干，她就用梳子梳了梳她那头齐肩棕发。她从衣柜拿出时髦的唐娜·卡伦牌海军蓝套装，又把白色衬衣和一双克里斯提·鲁布托高跟鞋穿上。

一年前，她加入曼哈顿州立大学医院的法医精神病学研究计划时，穿的就是这身行头。要在以前，每天都这样装扮根本就难以想象。她之前在国家卫生研究院的一个实验室里工作，那儿没人会注意你的白大褂里面穿的是什么。来这儿之后，她像以前一样穿一条舒适的牛仔裤和一双运动鞋上班，但第二天又穿着这身衣服参加她的研究计划时，她的前导师在同事面前把她嘲笑了一番。法医精神病学高高在上，为了看起来庄重些，她不愿意地买了一些套装和高跟鞋，这些行头几乎花光了她所有的钱，所以她讨厌这样的衣服。

但这才是麻烦开始的前奏。回到研究计划的数月后，她又不得不请了一段时间的假。她发现衣柜里都是些套装、皮鞋和各种围巾。实际上，她穿着这些衣服却乐在其中。克莱尔常想，自己突然对时装产生热望是否只是为了填充生活中的空虚、乏味，不过用这种物质的方法得到快乐，倒也立竿见影。她抛开这个想法，把自己从内心的疑虑

中解放出来，休息片刻。她自欺欺人地想，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脸色不错，感觉也好，而且还准备好了回到工作中去。

她刚要穿上鞋，便想起有客人在另一个房间睡觉，鞋跟在拼花地板上的“嗒嗒”声无疑会吵醒他。于是，她拿起自己的高跟鞋，小心翼翼地打开卧室门，悄悄地向大门走去。

克莱尔拿过她的寇驰牌钱包，棕色软皮公文包，又向客厅扫了一眼，看见那个男人睡在沙发床上，她露出了今天第一个微笑。那正是她的父亲——弗兰克·沃特斯。

去年秋天，克莱尔请假离开了法医精神病研究计划，回到住在纽约州罗切斯特的父母那里。

两个月后，一家三口奔赴欧洲度假。

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去了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最后行程在巴黎结束。不论是克莱尔还是她父母都没来过这些地方，这次旅行成了克莱尔记忆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

回到罗切斯特后，她对父亲说，她应该回曼哈顿继续她的生活了。

“我不能永远待在这里‘啃老’。”她一边戏谑地说，一边哈哈大笑。

这一刻是个转折点。弗兰克和蒙娜知道，这个想法是发自克莱尔内心的。弗兰克毫不迟疑地站了起来，张开双臂抱住了克莱尔——他的骄傲和开心果，告诉她，父亲是多么为她感到自豪，尽管因遇到困难而回了家，但能见到她，和她一起度过一段时光，就是他毕生最棒的礼物。

克莱尔眼中泛起喜悦的泪水，告诉父亲：“我也是。”

克莱尔先给导师菲尔伯恩打了电话，她们商量好两周后克莱尔就回曼哈顿继续参与研究计划。

弗兰克陪克莱尔回到纽约，并为她贷款租下了一套安保措施完善的公寓。父女间多年的隔阂正渐渐消失。

这会儿，克莱尔盯着父亲看。听着他轻轻的鼾声，她觉得有种莫名的欣慰。

这段时间，父亲将工作重心调整到了纽约。克莱尔明白，去年发生的事件至今仍让他心有余悸。

他想尽量保证女儿的安全。女儿也为此深爱着父亲。

克莱尔正要开门，身后传来父亲起身的声音。

“你今天很漂亮。”

克莱尔转过身，看见父亲坐了起来。弗兰克·沃特斯身材瘦高，一头浓密的灰发，蓬乱但十分精神，一双和克莱尔一样的绿眼睛十分敏锐。他虽然已经六十六岁了，但长年坚持在健身房锻炼，让他的外表和动作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弗兰克掀开被子露出了蓝色的丝质睡衣，颜色比克莱尔穿的套装略浅。

“我已经很小声了。”克莱尔说着朝客厅走去。

“你没吵醒我。”父亲安慰道。

克莱尔在父亲脸颊上亲了一下，说：“接着睡吧。”

“哦，”弗兰克答道，“我得去健身房了，然后我要开一天的会。你晚上什么时候能回家？”

克莱尔知道，父亲这么做是出于对她的保护。“大概八点左右吧，”她答道，“我今天也很忙。”

“所以她才这么匆忙？”弗兰克问道。

克莱尔觉得自己并没有显露出来，父亲是怎么知道的？

“你若是心中慌乱，我总是能看出来。”父亲接着说道，“甚至在你自己察觉到之前。”他好像能看透克莱尔的内心。

“没什么，”克莱尔说着穿上了高跟鞋，“我做了个噩梦。”

“你小的时候也做噩梦，”弗兰克一边找着拖鞋，一边说，“那时，你半夜醒来，然后把噩梦从头到尾给我讲了一遍。”

“我想把这个噩梦也讲给你听，但是我忘了。”她假装摆弄着短裙，这样就不用看着父亲了，但话一出口她就后悔了。她不想讨论那个噩梦，因为她担心上班迟到，而且再度回想噩梦的话，不安感就会像洪水一样涌上来。

“或许，我可以帮你回想，”他边拉开窗帘，边打着哈欠提议道，不等克莱尔拒绝，又说，“你记得你是怎么醒来的吗？”

“我手捂着嘴，从床上坐起来的。”克莱尔答道。她看看表，暗示父亲她没时间回忆这些了，不过，这个举动并没有达到目的。

“是因为这样，我才没听见你的尖叫声吗？”弗兰克边问边叠起被子，“你为什么会在梦中想要捂嘴呢？”

她竟被一个物理学家逼问到这种地步，真是莫大的讽刺。克莱尔笑了笑，顽皮地问道：“这样就不会吵醒你了吧？”

这时，父亲也笑了，“没准这噩梦是关于我的。”

“我想不是的。”克莱尔说。

“你不是说你不得了吗？”父亲提醒道，把床折回到沙发的样子，“那你怎么确定不是关于我的呢？”

谈话总是在同一个地方停止——就是那面砖墙。弗兰克一直收拾着，把沙发抱枕放回原位后，又换了个谈话策略。

“你知道的，”父亲猛地坐在整理好的沙发上，“你还是个孩子的时

候，常常和想象的人说话。”

“是的，爸爸，”克莱尔叹息道，“这个我记得。”

“你妈和我都很担心你。”

“对于小孩子来说，有想象的玩伴很正常啊，”她用精神病医生的口吻说道。

弗兰克听过这种口吻，他已经多次听过女儿这么说话了，而且明白这口吻意味着：“我得走了。”弗兰克也用过相似的口吻跟女儿说话，只是自己不愿承认罢了。他也明白什么时候应该停止对女儿施加压力。

“好吧，别迟到了。”他说着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谢谢，爸爸。”

父亲走过来，吻了克莱尔一下。“祝你今天过得开心，小家伙。”

克莱尔和父亲拥抱了一下，脸上露出了笑容。自从她记事起，父亲就用“小犬”这个宠物名来称呼克莱尔，而且她也很喜欢父亲这么叫她。她又吻了一下父亲的脸，转身快速地朝门口走去。此时，她又多了一分安心感，但走出去面对外面的世界时，一滴快乐的眼泪从眼中落下。

他要迟到了。他把所有需要用到的东西都收拾了一下：壶、卷在布里的厨刀、剪子。他感觉自己的脑袋里有怦怦的跳动声，这节奏就像敲鼓，打乱了他的思绪，让他停不下来手中自己强迫自己干的活。他抓过帐篷，带着壶和刀具离开了他的单间公寓，踱步在外，沐浴着凉爽的晨光，这注定是个好日子。



## 第二章

“我敢说，你一定没想到你会在这儿谈到脑科学，”克莱尔说道，希望能够借此刺激眼前坐着的这七人的大脑，而不是让他们昏昏欲睡，“但是，有很多新证据就在罪犯的脑中，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有人一生都在犯罪。”

“因为他们是精神病患者，”米格尔·科隆嘟囔着说。科隆是一个来自拉美地区的二十五岁小伙子。他身体结实，总是一副严肃的表情，右臂超大的肱二头肌上文着一把匕首。他用那口带着西班牙味的布朗克斯口音评论着，让屋里的其他人，包括克莱尔，或低声窃笑或面露微笑。

“他们可不全是精神病患者，”克莱尔更正道，“但是米格尔你说得也没错，只是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

米格尔和其他五位年轻的同事坐在一张现代风格的石墨色桌子旁，他们是著名的曼哈顿州立大学刑事司法和法医科学学院的学生。

克莱尔转向身后的白板，写出了这个词：表观遗传学 (EPIGENETICS)，并加上下画线，然后又转向大家。

“有人知道表观遗传学是什么吗？”她问道。

不出所料，没人举手。已过不惑之年的沃尔特·麦克卢尔教授虽